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

道統三

程子門人

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
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

總論

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
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

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。

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。所以和靖云。見伊川不曾許一人。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。和靖云。見伊川說謝顯道好。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。劉子澄編續近思錄。取程門諸公之說。某看來。其閒好處固多。但終不及程子。難於附入。

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。他文字極是實。說得好處。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。上蔡雖有過當處。亦自是說得透。龜山文字。却怯弱。似是合下會得易。

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。和靖不觀他書。只是持守得好。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。分外親切。有些朝廷文字。多是呂稽中輩代作。問龜山立朝。却有許多議論。曰。龜山雜博。是讀多少文字。

看道理。不可不子細。程門高第。如謝上蔡游定夫。楊龜山輩。下梢皆入禪學去。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。他們只睥見上一截。少下面著實工夫。故流弊至此。

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。如程門謝氏。便如師也。過游

與楊便如商也不及。皆是氣質上病。向見無爲一
醫者。善用鍼。嘗云。是病可以鍼而愈。惟胎病爲難
治。

蔡云。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。何故後來更無一人
見得親切。或云。游楊亦不久親炙。曰。也是諸人無
頭無尾。不曾盡心存上面也。各家去奔走仕宦。所
以不能理會得透。如邵康節從頭到尾。極終身之
力而後得之。雖其不能無偏。然就他這道理。所謂
成而安矣。如茂叔先生。資稟便較高。他也去仕宦。

只他這所學。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。所以有成。某
看來這道理。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。終不解得。
書曰。若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。須是喫些苦極方得。
蔡云上。蔡也雜。佛老曰。只他見識又高。蔡云上。蔡
老氏之學多。龜山佛氏之說多。游氏只雜佛。呂與
叔高於諸公曰。然這大段有筋骨。惜其早死。若不
早死。也須理會得到。蔡又因說律管。云伊川何不
理會。想亦不及理會。還無人相共理會。然康節所
理會。伊川亦不理會。曰。便是伊川不肯理會。這般

所在。

游楊謝諸公。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。却似別立一家。謝氏發明得較精彩。然多不穩貼。和靖語却實。然意短。不似謝氏發越。龜山語錄與自作文。又不相似。其文大故照管不到。前面說如此。後面又都反了。緣他只依傍語句去。皆是不透。龜山年高。與叔年四十七。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。多有處說得好。又切。若有壽。必煞進。游定夫學無人傳。無語錄。他晚年嗜佛。在江湖居多。有尼出入其門。他眼前

分曉信得及底。儘踐履得到。其變化出入處。看不
出。便從釋去。亦是不透。和靖在虎丘。每旦起頂禮
佛。鄭日亦念金剛經。他因趙相入侍講筵。那時都說不出。

都奈何不得。人責他事業。答曰。每日只講兩行書。
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。高宗問程某道。孟子如
何。答曰。程某不敢疑孟子。如此。則是孟子亦有可
疑處。只不敢疑爾。此處更當下兩語。却住了。他也
因患難後。心神耗了。龜山那時亦不應出。侯師聖
太粗疎。李先生甚輕之。來延平看親。羅仲素往見。

之坐少時不得。只管要行。此亦可見其粗疎處。張思叔敏似和靖。伊川稱其樸茂。然亦狹。無展拓氣象。收得他雜文五六篇。其詩都似禪。緣他初是行者出身。郭冲晦有易文字。說易卦都從變上推。閒一二卦推得。豈可都要如此。近多有文字出。無可觀。周恭叔謝用休。趙彥道。鮑若雨。那時溫州多有人。然都無立作。王信伯乖。鄭問他說中無倚著。又不取龜山不偏說。何也。曰他謂中無偏倚。故不取不偏說。鄭曰。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。議論

全似上蔡。

如獲麟以天自處等。

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。

曰。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。都是勉強如此。不是自然流出。曾漸多是禪。

問郭冲晦何如人。曰。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。但見識不及。如兼山易。中庸義多不可曉。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。問游楊諸公。早見程子。後來語孟中庸說。先生猶或以爲疎略。何也。曰。游楊諸公皆才高。又博洽。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。各能自去求。雖其說有疎略處。然皆通明。不似兼山輩。

立論可駭也。

以上語類十條

謝楊二先生事。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。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。直是誠篤。理會事有不透。其顙有泚。其憤悱如此。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。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。有不相害。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。而不敏於聞道者矣。惟其所趣不謬於道。而志之不舍。是以卒有所聞。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。所以光明卓越。直指本原。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。即可知矣。如語解中論子

路有聞一章。可見其用力處也。龜山却是天質粹
美。得之平易。觀其立言。亦可見

答汪尚書

某讀程門諸子之書。見其所論爲學之方。有不同者。

因以程子之言質之。而竊記之如左。○胡氏曰。物
物致察。宛轉歸已。楊氏曰。物不可勝窮也。反身而
誠。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。程子曰。所謂窮理者。非
必盡窮天下之物。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。但
要積累多後。脫然有貫通處。又曰。物我一理。才明
彼。卽曉此。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。然語其

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。語其小。至一物之所以然。學者皆當理會。○胡氏曰。只於已發處用功。却不枉費心力。楊氏曰。未發之際。以心體之。則中之體自見。執而勿失。無人欲之私焉。發必中節矣。程子曰。思於未發之前。求中。卽是已發。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。則可。惟涵養久。則喜怒哀樂之發。自中節矣。又曰。學者莫若先理會敬。能敬。則自知此矣。○謝氏曰。明道先生。先使學者有所知識。却從敬入。又曰。既有知識。窮得物理。却從敬上涵養出來。自

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。尹氏曰。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。習之既久自然有
所得也。程子曰。入道莫如敬。未有能致知而不在
敬者。又曰。動容貌。整思慮。則自然生敬。存此久之。
則自然天理明。又曰。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
又曰。敬只是涵養一事。必有事焉。須當集義。只知
用敬不知集義。却是都無事也。○右諸說之不同
者。以程子之言質之。唯尹氏之言爲近。所少者。致
知集義之功耳。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。抑其意

果盡於此也。然大本既立，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。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。因書其後以自詔云。

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。○以上文集二條

看呂與叔論選舉狀。立士規以養德，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。定貢法以取賢，斂才立試法以試用。養才立辟法以興能，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。立考法以責任考功。先生曰：其論甚高，使其不死，必有

可用。論呂與叔

上蔡語雖不能無過，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。以下論謝顯道

謝氏謂去得矜字。後來矜依舊在。說道理愛揚揚地。
上蔡云。釋氏所謂性。猶吾儒所謂心。釋氏所謂心。猶
吾儒所謂意。此說好。

問謝氏以覺訓仁。謂仁爲活物。要於日用中覺得活
物。便見仁體。而先生不取其說。何也。曰。若是識得
仁體。則所謂覺。所謂活物。皆可通也。但他說得自
有病痛。畢竟如何是覺。又如何是活物。又却別將
此箇意思。去覺那箇活物。方寸紛擾。何以爲仁。如
說克已復禮。已在何處。克又如何。豈可以活物覺

之而已也。

上蔡言無窮者。要當會之以神。是說得過當。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。自然下學上達。

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。其門人下梢頭低。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。行得來困。無所見處。如何。曰。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。這都看得禮之大體。所以都易得偏。如上蔡說橫渠之非。以爲欲得正容謹節。這自是好。如何廢這箇得。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。固不得。又全廢了這箇。也不得。如上蔡說便